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 
第五十八回 叢桂莊披圖評十美 紅香院添頰仿三毫

話說柳五官正一人獨坐在叢桂山莊窗下作畫，因偶見外間壁上空著一方，沒有張掛字畫，想自己畫幅山水，懸於壁上，閒時賞玩。欲畫工筆，嫌太費筆墨，又落小家氣派，莫若畫幅大米，全用墨筆寫作「風雨歸舟」，倒還雅致有趣。再煩者香書一付大草對聯，配搭起來，卻也不俗。況今早雨後，天氣涼爽，正好作畫。想定主見，便尋出一張書畫頁箋，用大筆蘸著墨水，濃塗淡抹，頃刻大局已成。真乃遠山凝翠，近樹籠煙，使人睹之，頓覺遍體生涼。恍聞風颯颯，雨淅瀝之音，出於紙上。五官畫畢，自己亦覺得意。正要構思數言峭動的題句寫上，猛見小儒等人笑著進來，稱贊好畫，不曾提防，倒嚇了一跳，忙笑嘻嘻的擱下筆，起身讓坐。又欲收過，不令眾人觀看。二郎搶一步上前，雙手捺住畫紙道：「我們已偷看半會了，你還要藏什麼呢？」說著，大眾都走了攏來，齊聲贊好。五官料也收藏不及，只徘徊笑著走開來道：「什麼出奇，不過落你們一陣笑話，天大事也沒有了。好在我臉皮子鐵厚似的，也不怕你們笑。」小儒一面襯畫，一面抬頭，再看五官：上穿一件藕合色對襟蟬哭紗小衫，內襯紫竹穿成蝴蝶冰片梅花紋隔汗比甲，下穿粉白杭綢羅褲，係著淡桃紅回文卍字空心須帶，腳下穿著棕夾線密網涼鞋。不愧人似亭亭玉立，神如弈弈風清。小儒不禁歎道：「天生其人，又賦其才；真不敢虛生此世矣。」

五官聽小儒忽然說此兩句，又見眼不轉睛的望著他，好生過意不去，臉一紅，扭轉身子對王蘭道：「者香，看我這軸畫可用得麼？」王蘭等人亦痛贊不絕道：「此幅逼近米元章，宛如當年二手所出。兼之筆意生動，大非初學。待明日秋涼時候，我們都要請你畫一二件。」

五官笑道：「不嫌我壞，還不叫我賠紙，我都可畫，樂得將你們的紙拿來試筆。實告訴你們罷，我這幅畫是補這外間板壁的。」說著，即指其處道：「此間畫已有了，仍少一付對聯，意在煩者香為我一書。改日容我靜靜的畫兩軸美人，用《紅樓》，《西廂》上的故事，送者香家人太太，姨奶奶房裡掛掛，可好麼？」

王蘭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就算工換工罷。對聯我明兒即寫好送來，也不用你買紙，我那裡有現成的金箋，是京中琉璃廠的貨物，外面是買不出那樣好箋紙來。我送你一付罷，合你這軸畫兒，掛在你這屋裡，也還配得上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我也多謝，多謝。我這『謝』字，比你那『謝』字，卻用的確切些。既說工換工，你也不必謝我送的畫，我也不必謝你送的字。我這多謝，是謝你送我這樣好箋紙的，可不比你那『多謝』二字安詳點兒。」

王蘭亦笑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，算我不通。你連這麼一句口頭語，都要扳駁出字面輕重來。你說送我美人，倒提起一件事來。」

適才小儒說你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甚好，你掛在何處呢？可能給我們瞧瞧。」五官笑道：「你別聽小儒的話，那畫又算得什麼！不是掛在裡間房內，你們看去就是了。看出敗筆來，卻別耍我，那可是不依的。」

王蘭等人聽說，都一齊走進內間，見東邊用八寶攢花竹架，隔作小小一間臥室，裡面鋪排陳設，無不精美。懸了一頂淡青官花紗帳，大紅實地紗盤金鈎帶，上罩白綾帳沿，用玉色官紗摺三牙寬鑲滾邊，當中是五官親手自畫的《玉堂春富貴圖》；榻上鋪著龍須草斜紋軟席，杭州十錦灌香涼枕，疊著兩牀薄薄的紗被，一紅一綠。帳內又掛著座尾、拂塵等類。牀頭前一張檀木半桌，擺了一盆素馨，兩盆建蘭，走入屋內，幽香撲鼻，習習風生，頓忘溽暑。靠著後院一帶碧紗，中嵌玻璃短窗，窗外芭蕉，垂柳、梧桐，文竹等樹，橫窗弄影，雖近午時候，也透不下日光來。窗前安了一張小小大理石心方桌，上面圖書羅列，筆硯精良，真個野馬飛塵，一絲不到。

看至下首一順板壁上，懸著一幅橫披，即是梅仙所說的畫兒。眾人走近細看，果然畫了十個美人，或坐或立，或臨風弄帶，或倚竹無言，各臻其妙。而且十個美人態致不同，手內皆執著物件。衣發等處，極其工細。旁邊又補著草木樹石、欄杆庭院諸景，無不點綴得安詳周密。眾人贊不絕口道：「果真好畫，不負小儒稱贊，連我們見了，都愛不忍釋。」王蘭道：「我不要你畫兩軸美人送我了，即煩你照這樣畫一幅罷。」五官搖頭道：「只好碰我高興，卻不敢一定允你。你說著輕巧，不知我費了多少事呢！」又去將小童叫醒，送上茶來。大家隨意坐下，吃茶閒話。

二郎道：「這窗外最妙是幾株芭蕉，映在這碧紗上分外好看。所謂窗外芭蕉，窗裡人也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笑了起來。小儒道：「五官平空畫十個美人在上，又各人手內執著物件，必然都畫著一樁故事。我想了半日，沒有解得，五官何妨說與我們聽聽。」五官道：「也沒有什麼故事。我想畫別的故事，至多三五個人，又不能全是女子。只有金陵十二釵，人數最多，無如落於通套，使人一見即知為十二釵。又不過那幾張稿子，翻不出什麼新樣兒來。偶閱閒書，有唐六如為江右寧藩畫的《十美圖》，卻沒見人畫過。苦於尋不出稿本，便將各畫稿上美人，湊成十個，又略加改易。我生恐另出新意，畫的不合位置，所以不敢取出來給人看，只好掛在房內，供自己玩視。」誰知被你們見了，反以為佳妙，我到底不信，只怕是你們有意笑話我的，故意稱揚，其實是鄙貶。不怪別人，只怪小班多嘴，去告訴你們，引出你們這些話來。」

小儒道：「人家倒是真心誇贊你畫的工妙入神，委係你畫得真好，並非我們謬獎。你反疑心我們笑話你，從此我們就說你畫的不好，何如！」五官笑道：「如今你們說我不好，我也不信了。」

王蘭道：「原來五官仿的是唐六如進呈宸濠的《十美圖》，我明白了。」便起身扯著小儒重至畫前，指與眾人看道：「這兩個坐在亭子內對面拈毫作想的，一是廣陵兩君湯之謁善畫，一是嘉禾文孺朱家淑善書。那草地上舞劍的，是江陵小馮熊御。這邊院落內同坐在一塊石磴上，音樂迭奏的三個美人，鼓瑟的是錢塘絮才柳春陽，彈箏的是荊溪芳洲杜若，吹笙的乃洛陽朱芳花萼。那邊竹林裡品簫的，是公安端清薛幼端，拍手低唱的，是金陵風生錢韶。盤膝坐在桐陰下獨自撫琴的，是姑蘇文舟木桂。左首一帶梅林外，有個美人身穿縞素，持著一幅畫圖在那裡含愁諦視的，即是十美中第一出色的，南昌素瓊崔瑩；看的畫圖，是軸小像，乃吳縣張夢晉。此兩人異地慕名，彼此誓不嫁娶。後來崔為畫師季生竊其容貌，繪圖呈之宸濠，遂為宸濠掠去。未幾時，張抑鬱瘵死，崔聞之亦尋卒。唐六如為其合葬玄墓山下，墓上又栽梅花萬本。」說罷，回頭向五官道：「我說的可是不是？」五官道：「一絲不錯，你說的怎麼會錯呢！」

王蘭又笑道：「你說用各畫本湊成此圖畫的。這崔素瓊立在梅花林外，可是用的《月明林下美人來》的稿本？其餘如彈琴的，是仿《停琴佇涼月吹簫》的。唱歌的是摹《小紅低唱我吹簫》，不過吹簫的換個女人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齊聲說是，又起身同至外間來坐：五官叫人切出兩盤瓜藕，與眾人解暑。又尋出些畫稿，給王蘭等人看。

伯青忽然說道：「我聞得小儒說，你會寫真，前田還代他畫了一個。何妨把我們眾人眾都畫了，即將園子裡景致補一二處上去。古人有《竹林七賢圖》，我們就題曰《繪芳八逸圖》，連五官都畫上，可不是八人麼？」王蘭不待伯青說完，先拍手叫妙道：「我真正忘了，還虧伯青提起。事不宜遲，今日又涼爽，先把我們眾人的臉面起，其餘補景，再慢慢的斟酌如何補法。」五官見眾人說出了口，又曉得代梅仙畫過的，料想推辭不得，笑著道：「畫倒容易，畫出來不像，你們卻別要怨我。」伯青道：「如果不像，斷不怨你，只怪我們臉生得不好，帶累你畫的不像，可使得？」眾人引的都笑了起來。

伯青又道：「此處地方窄小，轉展不過。又這麼些人擠在這裡，怕的太熱，不如到我紅香院去。我也要好好的辦幾樣精緻涼爽適口的肴饌，奉請五官，聊作潤筆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起身，不由五官分說，即將他寫真的筆硯物件拿了，邀著五官同行。來至紅香院內，伯青即吩咐連兒，叫廚房預備晚間酒飯。「午飯也開在這裡，隨便添一二樣罷。」伯青又找出一張上等丈二的頁箋，五官即展開來，先指點何處寫人，何處補景，何處點綴花木亭台，相定地位，將紙折成了界限，只留下眾人畫臉的方寸。

伯青道：「午飯快有了，索性吃過午飯開筆，好一氣呵成，省得丟頭落尾的。」遂吩咐人去催飯，少停擺了上來，眾人隨意入

座。吃畢，家人們收過碗箸，連兒送上茶來。大眾漱了口，即議論畫臉。

五官道：「那位先畫，請過來對面坐。」王蘭道：「就是我先畫罷。」便在五官對面朝外坐下。伯青又叫人在五官背後，輕輕搖扇。連兒早煎了幾盞冰糖綠豆湯，蜜漬西瓜水，用水晶小碗，外用井水冰著，送了上來。五官將燒朽柳條取出一小根，紮在木筆上，把座位向旁邊挪了一挪，側著身子，細細將王蘭面目端詳了半晌。雖然這人倒是日日會面的，究竟只得其粗，未得其細，所有臉上各處細微末節，未曾領略得到。王蘭被五官看了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五官道：「臉既不可太板，亦不可過餘人筭，只要微帶笑容，畫出來必然神采飛揚，藹然可親。」王蘭聽說，方住了笑。五官看畢，提起筆來，先由鼻目等處畫起，若有少許訛錯，即用帶子掃去朽痕，如是者四五次，大概規模已成，便遞與眾人看道：「你們看著可像，待到用起色來即不能改正了。」

小儒伸手接過一看，即叫好道：「真像，真像，宛然者香無二。」伯青、二郎等人亦齊說像極。王蘭也起身看了一看，又取過一面鏡子，對鏡自認本來面目，一點無訛，笑道：「真個相像。我最恨那等寫真的人，本事既不佳，卻一口的大話。人只道他善於寫真的，去請教他，誰知畫出來天地懸遠。若說不似，又有幾分意思，或眉目，或耳鼻等處而已；若說相似，又苦於人皆不識，要說出是某人的面龐，方可恍然明白。那怕是終日相見至好的朋友，竟有暗面不相認之雅。古時有個人，請了一個俗手寫真，畫起來全不相像。這人氣極了，拈起筆來，在上面題了一絕道：『是我原非我，疑他不是他。妻孥若相見，反問是誰何？』畫者見了，慚沮而去。近來行道的這等人正不少，何能有五官這般筆墨。我這個臉，此時尚未設色，已有十分相像，若再設了色，更外得神。我不意五官有如此手段，拜服，拜服！足見聰明人，無往而不得。你這寫真，並未有傳授，我恐有傳授的，還不得你這麼入神入化。」

五官道：「不勞你誇獎，只求諸位臉畫成了，能於不大過離，其餘補景等事，我就不愁了。」仍叫王蘭對面坐下，對著設了面色。王蘭是張白裡泛紅的皮色，只用了淡糖水掃了一層。真乃眉間氣溢，眼角波生，不語凝眸，笑含兩靨，宛如在王蘭臉上剝下一付面孔來，只欠口能言語。眾人同聲贊好。

五官又轉過一面來道：「請那位來畫了。」二郎道：「我來畫罷。」二郎只在王蘭位置坐下，五官亦如代王蘭畫法，先細細凝視了一會，用朽筆朽成底子，俟眾人看過，毫無批評，然後設色。少頃，日色平西，前後共畫了王蘭、二郎，梅仙三人。五官道：「明日清早，你們就到紅香院來畫。拚著一日工夫，五個臉都可告竣了。有了臉，補景就不難了。」眾人各自散去。王蘭將畫的臉取去，與靜儀，洛珠看，亦說像得很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小儒等人果然約齊了，來至紅香院。見伯青才起身，跛著鞋子在院落內看花。抬頭見眾人進內，笑道：「好早呀！五官還未來呢。」王蘭道：「太陽下地幾尺了，那裡還早。這會兒，五官尚未起身，可算得個懶孩子。你們在這裡，待我鬧他去。」說著，轉身出外。不到半刻，與五官一路「吱吱咯咯」的說笑進來。大眾問了好，家人們送上茶點。吃畢，五官即拂拭筆硯，代眾人畫臉。至下晝時分，都已畫了。早間，小儒也將雲從龍請來；補畫上去；五官又對著鏡子，畫了自己的臉；共成八人之數。

眾人細細把玩，真酷肖人眾，沒一絲破綻。內中惟王蘭，梅仙、小儒三人的臉，分外畫得神致欲活。王蘭道：「我們的臉，畫得神肖，倒也沒甚希罕，不過是他的本領好。惟有他自家的臉，對鏡描摹下來，也是一般無二。有多少寫真的人，能畫別人的臉，卻不能畫自己的臉，據說畫下來是個反的。怎麼五官不怕畫反了呢？」五官笑道：「反照正寫；何難之有？那是他等故作疑難。實在我看，只當他鏡子裡是個人，對著了他，真毫無難處。」眾人點頭稱善。

裡面方夫人等，亦見五官畫得好也高興起來，與眾夫人商議同畫一圖，連眾位姨娘使婢人等都畫上去。五官本不願意，因方夫人等說了，不好推卻，只得勉強答應下來。好在眾位夫人，五官皆是見過的，可以不避諱他。來日請了五官入內，由方夫人畫起，直畫了五六日之久，眾位夫人及使婢等的臉都畫齊全，共有二十餘人。小儒也立了個名目，題曰《春園集豔圖》，亦將園景補一二處上去。

五官道：「這兩張圖補完了，至速要兩月多工夫，才畫得成功呢！」小儒道：「隨你慢慢的畫，若急急的趨趕，非獨現在熱天有傷身體；再則其中未免即有草率之處。在我的意見，大約以四個月為度，也好完全了。」小儒又開了單子，叫人去補置不全的顏色需用各物來，交代五官。

從此五官一日倒有半日，在叢桂山莊足不出戶。一則避暑，免在日頭下走出走進的，恐受了暑氣。二則借此補寫圖景，正好操演畫筆，可以日漸醇熟。雖然他們說以四月為度，究竟早點完成，也省卻一件心事。小儒等人不時即到叢桂山莊去看五官作畫。又大眾商議那不到之處，指點他隨時或增或減。

光陰迅速，轉眼新秋，《八逸圖》景已補成了。上面補的是覽餘閣、紅香院、半村亭、叢桂山莊等四處園景。將伯青、王蘭畫在竹林下棋，漢槎背著手在一旁觀陣。竹林中一個垂發小童，蹲在爐鑪旁煎茶。上面一隻白鶴迴翔折翮，欲下不下，似著避煙之狀。小儒、從龍在草地上閒步論心，後面隨著一名奚奴，手內取著巾帕盂盒之類。二郎、梅仙坐在梧桐下一方石頭上，二郎俯首觀書，梅仙在旁笑吟吟的指手划腳議論。只有五官將自己一人畫在池畔，憑著亞字欄杆，看那水面戲水鴛鴦。背後立著小童，手抱鳳尾短琴。五官上身穿的淺藍大衫，腳登芒鞋布襪，上面科頭，手內執著短棕細葉塵扇，真乃山林中神逸之品。其餘眾人，皆是科頭單衫。畫的初夏時候，花木等類，無非茶檠石榴、萱草馬櫻各本，或疏或密，或整或欹。亭台或隱或顯，以及點綴的山石水草，與人的衣衫冠履，盡工致刻劃，精細異常。又題了五個八分隸字，是《繪芳八逸圖》，下款是某年月日柳下釣客寫，並補圖景。

原來五官自從善畫，即起了外號曰柳下釣客，暗藏他的本姓在內。小儒即命人去裝潢好了，掛在綠野堂東首一所小書齋內，是人見了，莫不嘖嘖稱羨。由此這柳下釣客的聲名大振，向日認識的固然都來求畫，即是那不認識的，慕五官之名，轉中轉托中托的，來求書求畫，陸續不絕。五官亦樂此不疲，應了張家，又允了李姓，忙得終日不閒。一應題句都是王蘭代筆，故而五官的才名尤噪。甚至有人來求他題圖作序，五官分外忙得得意非凡。

方夫人又不時打發丫頭出來，催他畫《集豔圖》。眾夫人公送了他幾色精巧針線，以為潤筆。閒話休提。

此時已是七月中旬，方夫人早接了婉容，小鳳過來，商議到甘家下聘。甘老在揚州，亦遣人到南京陳府來納彩。陳甘二家現在都是堂堂望族，一切聘禮，自然格外豐厚。小儒又備了數席灑，開場演戲，延賓酬客，忙亂了好幾日才罷。

當陳甘兩家納聘之時，眾人忙忙碌碌，五官也不能不廢兩日工夫，出來張羅，所以《集豔圖》直至八月初旬，方算完成。園景補的是奪豔樓，留春館，兩翻軒等處。將方夫人畫在奪豔樓下，倚欄兀坐，身後立著紅綉丫頭。欄外是沈蘭姑；懷內抱著寶森。寶珍小姐立在一旁，背持著紈扇，微微含笑，似作欲言之狀。方夫人手中執了一支大紅牡丹花，逗著寶森玩耍。寶森隔著欄杆，笑嘻嘻的探身，雙手來接這支牡丹花。此是五官頌揚方夫人的意思，暗寓方夫人為花中之王，又代三公子寶森發了吉兆。其餘眾位夫人，或三個一叢，或五個一堆，有帶著侍兒穿花拂柳閒行的，有聚在一處猜花鬥草的，有獨坐觀書，有臨流垂釣，各各不一。皆是淡妝素服家常裝束，愈顯得天然體態顧盼風流，庭院生輝花柳減色。上面亦用小八分寫著《春園集豔圖》五個隸書，只注了年月，不用下款。

小儒等人見了，稱謝不盡。五官笑道：「何謝之有，只恐畫得不好，不合大太太的意，卻要請老爺包荒，說得好聽些須。說他本是學手初畫，不能畫大件的。眾位太太，姨太太，小姐們，亦望眾位老爺解說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我們不過說了一個：『謝』字，就引出他這些嘮嘮叨叨的話來。」即回頭吩咐跟來的家丁，即去裱糊裝潢，送與大太太收了。眾人又說了半晌閒話，方各自散去。

轉瞬中秋，一切俗景常情，不須細贅。是日小儒備了兩席酒，並邀了從龍過來與人眾賞月。裡面方夫人也請了婉容、小鳳來，與眾位夫人慶賞團圓佳節。次日，從龍亦遣人邀請小儒等人，到衙署內吃酒賞桂。無非你招我請，往來宴會行樂而已。就是這秋節，直鬧到下旬方止。

一日，小儒早起閒步，至叢桂山莊去看五官。走過留春館，即由半村亭後一路走去。一則此路稍近，二則雖係深秋，天氣尚熱，走這條路去桑槐夾道，榆柳成行，沒有日色蒸透下來，似覺涼爽。正走到半村亭東邊一帶假山石後，忽聽得山石那邊「噉噉噉」有人說話。小儒止住腳步，倚著山石，側耳細聽。是兩個人口氣，因說得太低，聽不出是誰人聲音。隨後幾句話說得高些，聽說是自己房內大丫頭紅雯口氣；那一個只唯唯應答，分別不出。

只聽得紅雯「啞」了聲道：「我們這一千姊妹們，都是修來的。到他們家伺候，主人的脾氣又好，又沒得過重的差使。我到這門裡將近七八年，太太連大氣都沒有呵著一聲：「還要怎麼呢！就是你眾位姊妹們，也算好的。我看各家太太、小姐都是和聲悅色的待下人，從沒有使著主人性子，比待自家兒女也差不多。你們沒有見過難說話的主人，輕則罵重則打，呼來喝去，還算是平常。待僱工們略略好些，因他們來去自便，待他狠了，他會走的。惟有我們買來的丫頭，是賣斷在人家的，就是打死了，也只好白丟了命，那個同他去理論呢！我雖沒有見過，耳朵裡聽得不少。你們不見人家動不動丫頭逃走了，那是為著什麼呢？不過是主人待他太狠了，他實在盼不到出頭日子。朝朝姬打，暮暮挺罵，也還罷了；不知主人既待他狠，即不能體貼他們了。縱然挨到二十多歲，發出來配人，亦是將高就低，隨便老的少的胡亂配上一個，不管人家一世的終身。俗說，女子配人如重投娘胎一般。所以他前思後慮，只有逃走為是。有父母的仍歸父母，無父母兄弟的倒好，說一句不顧廉恥的話，意中揀一個中意的人，跟他逃走。足見這些事，並不是我輩丫頭們好意做的，都是主人逼迫至此。我看世間最苦命的，莫過是我們做丫頭的了。若說我們現在這一千姊妹，真是前世修來的，比那小戶人家姑娘，還要快活些呢！還是那一等綾羅，沒有穿過；那一種珍饈美味，沒有嘗過？」

小儒聽罷，暗暗點頭道：「可見人家待下人是最難的，一經暴虐即生異心，仍落得他們背後譏誹。他們說主人待他狠了，只好揀個人跟他逃走。這些事，就是主人家待他寬厚，過了繆梅之午，他們亦要生心。《孟子》云：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這一句書，專指這班怨女曠夫而言。改日我倒要與夫人商議，將一千大丫頭們，發出去配人，另挑小丫頭服役才是。他們縱不生成心想逃，也恐做出別的不趁不尷的事來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又聽得那個丫頭答道：「紅姐姐的話，真一絲不錯。我們家姨奶奶待人，也與眾位夫人一樣寬厚，是沒有說的。在我看，眾人中惟我們家人太太苛刻一點，專喜人家奉承，他又歡喜省個把小錢兒，若說打罵使性子也是沒得的。這麼說起來，我們姊妹中單有春梅妹妹，遇著這位主人，可不比我們略略差誤些。」

小儒聽了，方知是洛珠房裡的玉鸞丫頭，又點點頭道：「人待人好，人也知道的，背後人亦不肯埋沒。眾人中果然者香的大夫人，是比我們家的覺得苛刻些。可見他們眼力不錯，頗能識人。」再要往下細聽他們說些什麼，只聽紅雯道：「哎喲！我們只顧說話，太太還待我送桂花去插瓶呢！我們去折去罷。現在叢桂山莊偏生柳五爺與眾人住在裡面，叫我們不順便，不然我們園子裡，一日還要多來幾遍。」說著，兩人嘻嘻哈哈奔叢桂山莊去了。小儒怕他們看見，知道背地裡聽他們說話，不人雅相，反退了一步，側身閃在山石後，讓他們走遠，轉過彎去，方一步步走出，亦向叢桂山莊走來。

將至圓門前，抬頭見紅雯折了四五尺長一枝丹桂，玉鸞亦折了兒枝小枝兒，笑盈盈的出來。見了小儒，站在一旁侍立。小儒道：「折這些桂花，可是太太要插瓶麼？」紅雯應了聲。小儒即跨步進門，紅雯，玉鸞一同去了。小儒走進圓門，只覺陣陣幽香撲鼻沁心，抬頭見數十株桂花，開得如燦金一般，停住腳步，細細賞玩。服侍五官的小童，早看見小儒，忙入內通報。

五官掀簾迎了出來，彼此問了早。五官即邀小儒到裡間入座，小儒見桌上放著幾柄折扇，拿起來看，都是一色真捶金便面，皆畫的是花卉翎毛，有的尚未設色。小儒看了，贊不住口道：「五官愈畫愈精，再過兩年，真正要求不到了。」五官笑了笑，正欲答言，只聽院外一陣笑聲，王蘭等人都掀簾進來。小儒，五官忙起身邀眾人入座。眾人爭著看五官畫的扇子，你誇我贊。王蘭一時高興，磨濃了墨，將五官畫成的幾柄扇子取過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，真個書畫雙佳，分外出色。眾人傳玩了一會，方各自散去。

小儒晚間回上房內，即將日間在園子裡聽得紅雯的話，細說一遍。方夫人道：「我久想將紅雯配人，又不能草草的胡亂了事。難得這丫頭在我跟前七八年，各事伶俐，討人喜歡。意在揀選一個好好人家，將他嫁去，庶幾才對得過這丫頭。明日待我與各家太太們商議，大家留心訪揀，一得了好人家，即將這一班大丫頭髮出配人。還要吩咐牙子家挑那頭臉平正，手腳伶俐的小女孩子，多挑幾個來選擇，以便補他們的缺分。不早早的預備著，待他們走了，再挑小的，一時換易生手，摸不清頭腦的。必得他們領帶兩個月方好。我想先挑選小的，然後再開發大的，可是不是呢？」小儒點頭連稱善。

次日，方夫人果然與眾夫人說了，眾夫人亦甚以為然。隔了一日，即吩咐牙子家挑上幾十名小丫頭來，眾夫人各揀了幾名，免了身價，又都起了名字，其餘的發回。叫這一千大丫頭領著他們，各習執事；閒話休提。

一日，小儒坐在上房內和方夫人、蘭姑說笑，忽見雙福進來回道：「大少爺，二少爺都回來了，並與揚州甘少爺一同來的。」小儒聞說甘露來了，忙叫雙福請甘少爺在前廳相見。自己換了衣冠，也迎了出來。未知甘露到此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